

毛孟靜歸隊激進 公民黨兩邊落注

郭中行 資深評論員

公民黨在「譴責」「人力」的聯署上黨格分裂，五名議員聯署譴責，毛孟靜卻高調拒簽。筆者認為毛孟靜拒簽聲明有兩個原因：一是毛孟靜自身的立場使然。毛一直是黨內的少數派，當年支持鄭宇碩與一班大狀爭權結果失敗而回，與公民黨漸行漸遠，反而與范國威這名投機政客大打所謂「本土牌」，在政治立場上與「人力」、社民連更為密切，現在又怎可以譴責「人力」呢？二是公民黨有意縱容毛孟靜。公民黨在政改上從來都是兩邊落注，一方面參與「真普聯」希望爭取一個讓反對派必定「入閘」的方案；另一方面公民黨亦支持激進對抗行動。而毛孟靜靠激進的做法，某程度也是一眾公民黨領導層所樂見。如果將來中央拒絕其方案，公民黨便可大舉投入激進對抗，令政改方案一拍兩散。

由「人民力量」成立及掌控的「佔中後援會」，日前踩場狙擊民主黨的「佔中」宣誓行動，高聲辱罵民主黨人士，連「佔中」發起人戴耀廷和朱耀明也被指罵一通，劉慧卿、何俊仁在離開時更被「人力」支持者包圍及投擲雜物，結果一場宣誓騷擾收場。顯然，「人力」的狙擊是有組織、有預謀的行動，一是要向民主黨施以顏色，告訴民主黨不論如何示好，都不可能避過他們狙擊的命運；二是要將民主黨排除在「佔中」之外，將來發動的「佔中」只能是激進反對派控制，民主黨想參與其中想也不用想，所以當民主黨表態參與「佔中」，立即受到狙擊，原因正在於此。

民主黨意圖討好反受狙擊

「人力」的狙擊行動自然引發民主黨的反擊，直指「人力」不是其「同路人」，前日20名反對派立法會議員更聯署譴責，批評「人力」破壞「佔中」行動，呼籲公民社會團結爭取真普選，而非互相攻擊。「佔中」發起人戴耀廷指「人力」前日行為未能體現「佔

中」「愛與和平」精神，為對方行為感到難過云云。反對派這種取態並不尋常，原因是「人力」始終是「真普聯」的成員之一、也是「佔中」的參與團體，過去一直與其他反對派政黨共同行動，現在20名反對派議員發表措辭嚴厲的譴責聲明，大有割席之意。既然如此，請問還如何與各懷鬼胎的「人力」一眾合作？「真普聯」如何還可以容納民主黨、「人力」一起研究政改？

值得注意的是，聯署的反對派議員包括工黨、民主黨和「部分」公民黨的議員，沒有聯署的有「人力」兩名議員陳偉業和陳志全、社民連梁國雄、「新民主同盟」范國威、街工梁耀忠及獨立的黃毓民。這個名單相當有趣，「人力」始作俑者自然不會聯署；梁國雄、黃毓民同屬激進反對派議員，雖然彼此積怨甚深，但也不能落井下石，以免引發反彈；而梁耀忠基本上屬於「好先生」，什麼人都不想得罪，好聽的說是面面俱到，說得難聽是首鼠兩端。但最離奇的還是公民黨。這些拒絕簽署要不就是全個黨都不支持、

要不就是一人黨，但公民黨卻出現黨格分裂，五名議員聯署譴責，唯獨是毛孟靜高調拒簽，一個政黨在政治表態上竟然出現兩種立場，令人嘖嘖稱奇。

毛望吸激進選票 與公民黨有離心

毛孟靜何以拒簽譴責聲明，筆者認為有兩個原因：一是毛孟靜自身的立場使然。毛一直是黨內的少數派，當年支持鄭宇碩與一班大狀爭權失敗而回，引起一眾大狀的不滿，之後雖然她成功當選九龍西立法會議員(主要是得益於黃毓民對民協的狙擊)，但未能晉身黨內核心。近年與公民黨漸行漸遠，反而與范國威這名投機政客大打所謂「本土牌」，在公民黨外另起爐灶，大肆鼓吹「去中國化」，甚至還觸碰「台獨」、「港獨」等極敏感議題，以吸納一班激進反對派支持者。而她的過激立場就算在公民黨內也有不少爭議。所以，在政治立場上毛孟靜與「人力」、社民連、范國威更為密切，現在又怎可以譴責「人力」這些真正「同路人」呢？所以當湯家驊批評「人力」成員以喝罵和襲擊他人的方式去爭取的不是民主，而是暴民政治的時候，毛孟靜還得意洋洋的指自己不會譴責「人力」，其立場取向已是昭然若揭。

二是公民黨有意縱容毛孟靜如此。一直以來，公民黨在政改上都是兩邊落注，一方面參與「真

普聯」希望爭取一個讓反對派必定「入閘」的方案，讓余若薇能夠成功參選；另一方面公民黨亦支持激進的對抗行動，就如當年策動的「五區公投」一樣，所不同的是公民黨汲取了經驗，不會高調宣示激進立場，而是暗中支持配合有關行動。而毛孟靜靠激進的做法，某程度也是一眾公民黨領導層所樂見。如果將來中央拒絕其方案，公民黨便可大舉投入激進對抗，令政改方案一拍兩散。所以，公民黨不時出現黨格分裂，原因正在於此。



毛孟靜與激進反對派靠攏，某程度上是公民黨領導層默許的。圖為早前有市民抗議毛孟靜反中亂港「搵食」，「靠害」香港。

「佔中」搞手雙重標準

新界社團聯合會(新社聯)副理事長 陶桂英

「佔領中環」在元旦日發起「全民投票」，要市民就三大普選原則表態，包括：(一)應提升提名委員會代表性；(二)提名程序不應有「篩選」；(三)應包括「公民提名」元素。

由於這是由「佔中」支持者主導的活動，投票意向有所偏頗並不出奇，但問題是「佔中」支持者對政改的態度持雙重標準。自政改諮詢文件公布以來，「佔中」者一直批評文件的內容具引導性，但遭到外界質疑其提出的三大原則是否也具引導性時，他們就解釋道：「因這是政治運動，不是民調，所以問題具引導性」。但試想香港政改邁向普選需要的是全港市民凝聚共識，而不是要搞政治運動。「佔中」者這樣自圓其說，實在是與社會主流民意背道而馳，鼓吹他人接受其推銷的方案，再藉「偽民意」向中央及特區政府施壓。

香港正邁向「普選之路」，社會當然會有意見分歧，要制定一個符合各方意願的普選方案是有困難的，「佔中」者用「全民投票」方式亦無助於解決當前問題。他們要市民表態的三大原則，並沒有詳細說明，第一條已無太大意義，因基本法第45條及全國人大常委會的《決定》中已規定提名委員會須具「廣泛代表性」。第二(及)三條可能是「佔中」者最想灌輸給市民的，但他們選擇不說服持相反意見者和研究其出路、不積極解釋其建議如何符合憲制和法律基礎、不提出如果參選人數目無限制而造成的選民混亂和資源浪費等解決辦法。「佔中」者只以標題的形式讓市民選擇，這種方法只會令質疑其方案者繼續存疑，無助各方尋求共識對普選方案作進一步商討。「佔中」者聲言希望香港有「真普選」，實質是在分化香港，做法極其矛盾和不負責任。

要香港實現普選，需要全港市民在符合法規基礎下去努力尋求共識，而非只顧政治目的而令香港出現兩極化，斷送香港的政改前途和長遠發展。

希拉里成下屆總統熱門

汪巍 中國國際問題研究所

據美國媒體2月3日公佈的民調結果，前國務卿希拉里在2016年美國總統選舉兩黨候選人熱門人選中以55%的支持率領先，大幅反超身陷政治醜聞的新澤西州州長克里希蒂。

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和民調機構ORC國際公司的聯合民調顯示，在整體註冊選民中，民主黨候選人最熱門人選希拉里的支持率為55%；共和黨候選人熱門人選克里希蒂的支持率下滑至39%，落後希拉里16個百分點。而據2013年12月民調結果，克里希蒂以48%支持率領先於希拉里的46%支持率。

希拉里擬於2014年底正式宣佈是否再度參加總統選舉。最新民調顯示，希拉里在民主黨陣營支持者中人氣頗高。在民主黨選民和傾向於民主黨的獨立選民中，近七成目前表示願意支持希拉里成為下屆大選民主黨候選人。

獲獨立選民的好感和支持是克里希蒂去年底對共和黨陣營其他人選迅速擴大優勢的主要原因，但獨立選民對他的支持率已從去年12月的59%下滑至目前的39%。克里希蒂支持率驟跌與其政治醜聞有一定關係。

最新民調顯示，在共和黨陣營，下屆總統選舉熱門人選的格局似乎又從去年底克里希蒂一枝獨秀退回到群雄逐鹿的局面。在共和黨選民和傾向於共和黨的獨立選民中，分別有14%和13%的選民目前願意支持阿肯色州州長邁克·赫卡比和參議員蘭德·保羅成為下屆總統選舉共和黨候選人；前總統老布什之子、佛羅里達州州長傑布·布希和克里希蒂分別獲得10%的支持率，而2012年大選共和黨副總統候選人、眾議員保羅·瑞安和共和黨陣營拉夫喬新屋、參議員馬爾科·魯比奧分別獲得9%的支持率。

今年年初以來，有關克里希蒂的政治醜聞引發美國社會關注。經美國媒體曝光，去年秋季克里希蒂謀求連任之際，他的副幕僚長與由他提拔的交通部門官員涉嫌人為製造交通擁堵，以對不支持克里希蒂連任的民主黨地方官員實施政治報復。當地民主黨議員也藉機再度質疑克里希蒂濫用「桑迪」颶風賑災款。

普京留一手 北京坦然以待

劉斯路 資深評論員

東張西望

在美國兵臨城下之際，中俄需合力抗美。這些年中俄聯合軍演已成為制衡美日的常規操練。中國副外長日前形容，中俄關係是層次最高基礎最牢。因此在中俄並無紛爭的大形勢下，兩國相互合作增力，何須留一手，壞了氣氛。中俄相爭，美國獲利，這和普京的期許及中國的利益都不相符。北京明白這一點，因此坦然以待，該幹嘛就幹嘛。這也充分體現了習近平的自信。

俄羅斯以舉國之力辦索契冬奧會，普京更是歷上自己的政治聲望，而美英法等西方國家領導人紛紛以安全、人權問題分歧為藉口拒絕出席。不過，中國領導人習近平不但參與開幕式，還和普京舉行首腦會談，凸顯對中俄關係的重視，「特殊同盟」破繭而出。西冷東熱，習近平給普京一份大禮。

習近平出席給普京一份大禮

可就在前不久，俄羅斯把為越南建造的六艘「基洛」級柴電潛艇當中的第二艘「胡志明」號交付給越南，而第一艘潛艇「河內」號已經投入越南海軍服役。在俄羅斯的幫助下，越南組建的第一支海軍潛艇部隊漸見雛形。到2016年，越俄簽訂總額達21億美元、建造6艘潛艇的合同將會完成，潛艇全部交付使用，屆時越南將躋身為東南亞海軍強國。越南現今已是俄羅斯軍火的主要買家，軍事技術合作是兩國關係的重要組成部分，成為名符其實的戰略夥伴。不過這多少給親

密的中俄關係添了點涼水。

俄羅斯在軍事方面毫不吝嗇把先進技術賣給印度、越南等東南亞國家，目的顯見。其一是軍火買賣收入可觀。其二是俄羅斯一腳踏在歐洲另一腳踏在亞洲，俄需要為自己養些蝦兵蟹將，以防不時之需。作為蘇聯分裂者葉利欽的繼任者，俄羅斯總統普京當然希望確立自己的歷史地位，重振俄羅斯大國地位，甚至期望再次統一蘇聯。在歐洲，俄政府用發放給歐亞聯盟成員國的金融、經濟和軍事紅利，來換取這些國家對其重振大國夢的支持。這一舉動的目的被視為企圖復活蘇聯。而在亞洲，俄羅斯影響力顯然日益消退，對其地位衝擊最大的非中國莫屬，那麼對中國最好的牽制莫過於豐盈鄰近小國軍事羽翼，集結力量在衝突時刻「戰略包圍」中國。如此俄羅斯人才能放心地喝着伏特加。

其實，普京何須如此。從兩國領導人的個人交情看，西方國家領導對冬奧會投以漠視，而習近

平繼續為普京站台。而且這是中國最高領導人首次在境外出席大型體育賽事，也是習近平2014年首次外訪。回顧去年三月，習近平接過黨軍大權後的首站外訪也是俄羅斯。另有統計，到索契冬奧會開幕，習普在一年內會面將達到六次之多，破紀錄的頻繁度充分表明重視與俄的外交關係。普京也曾憶述，他過生日時與習近平共飲伏特加酒，吃三明治，兩人私人交情密切。如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洪磊所說，「相互支持是中俄兩國戰略夥伴關係的一個重要元素」，也顯示出「兩國領導人之間的親密友誼」。

中俄相爭 美國獲利

再從國家戰略利益角度看，俄羅斯在中國的大國外交戰略棋盤上舉足輕重。近幾年美國推進亞太戰略，俄羅斯在亞太的戰略空間受到擠壓，聲勢不足的俄羅斯，迫切需要「幫手」突出重圍，而中國同樣面臨美國「再平衡」戰略的壓力。在美國兵臨城下之際，中俄需合力抗美。這些年中俄聯合軍演已成為制衡美日的常規操練。中國副外長日前形容，中俄關係是層次最高基礎最牢。因此在中俄並無紛爭的大形勢下，兩國相互合作增力，何須留一手，壞了氣氛。

中俄相爭，美國獲利，這和普京的期許及中國的利益都不相符。北京明白這一點，因此坦然以待，該幹嘛就幹嘛。這也充分體現了習近平的自信。

從「慰安婦」到「性奴隸」 亞洲國家需統一立場

宋傑 浙江工商大學法學院教授

近期發生的兩起事件無疑將再次引起國際社會對「慰安婦」問題的高度關注。

事件之一：韓國女性家族部正積極收集包括中國在內的慰安婦問題的史料，準備向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申報世界記憶遺產，此舉獲得了韓國文化廳的支持。對於韓國此舉，日本內閣官房長官菅義偉1月15日表示不悅，並認為此問題在日韓間早已解決。

事件之二：1月16日下午，繼眾議院之後，美國參議院在全體會議上表決通過了包括慰安婦問題的美國政府2014財年預算法案。在法案附加文件中，眾議院「敦促國務卿推動日本政府處理(2007年眾議院通過的)決議所提事項」。而在2007年決議中，眾議院要求日本政府以正式、明確的方式承認「慰安婦」問題，就此問題道歉並承擔相應歷史責任。

從亞洲國家視角來看，要推動此問題的最終政治和法律解決，則首先需要在「慰安婦」的稱呼上作必要反省，統一各自立場，改變當前的「慰安婦」稱謂，而宜統一稱呼為「性奴隸」。

「慰安婦」稱呼是對受害女性的二次傷害

「慰安婦」是日本對於二戰期間被強迫為軍人提供性服務女性的稱呼。日本《廣辭苑》將其解釋為「隨軍到戰地部隊，安撫過官兵的女人」。與此針鋒相對的定義則是：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被迫為日本軍人提供性服務、充當性奴隸的婦女，是日本軍隊專屬的性奴隸。根據中國「慰安婦」調查研究會的工作人員張雙兵的調查和估計，整個對華戰爭期間約有30萬到40萬的中國女人被日本侵略軍強迫抓進他們的所謂的「慰安所」。

很顯然，就上述兩定義而言，日本的定義是站在外在視角，尤其是施害者的視角來稱呼戰爭期間被迫給日本軍人提供性服務的女性，是把被迫提供性

服務的女性作為娼妓看待的，因而此稱呼既完全無視提供性服務的女性的被動和被迫的狀況，掩蓋了日本政府和軍方在此制度的建立和運行過程中的主導性和主動性，也會給他人以強烈的暗示，意味着這些女性地位的不堪，因而容易為他人所歧視，因而實際上相當於對受害女性的再次傷害，是極不可取的。正如中國「慰安婦」調查研究會調查人員在山西孟縣調查到的受害者所言，她們不想擔當「慰安婦」，是被迫的。她們對日本鬼子，恨的咬牙切齒，恨不得吃其肉，剝其皮。

而就第二個定義而言，儘管其在實體內容上能夠反映作為受害者女性的被動地位，因而具有一定的可取性，但由於在形式上沒能鮮明地反映此點，對於受害者而言，依然不能很好地在形式上起到「平反」之效，因而也有其不可取之處。相反，由於「性奴隸」這一稱呼不僅正確地反映了日本軍方在此制度的構建和運作過程中的主動性和推動力，也鮮明地突出了女性受害者作為此制度的「受害者」的被迫性，作為替代，「性奴隸」這一稱謂應當是最恰當的。此種恰當性不僅體現在其背後的意涵上，也體現在日本對此稱謂的忌諱上。

2012年7月，美國國務卿希拉里·克林頓指示美國所有文件和聲明禁用按日語直譯的「慰安婦」一詞，將其改為「被強迫的性奴」，以此要求日本正視二戰期間的性奴隸。此稱謂的改變馬上擊中了日本的「要害」，觸及了日本的忌諱。日本外相玄葉光一郎馬上作出了反應，稱已下令對此報道的真實性進行確認，如果美國國務卿使用了「性奴隸」一詞，日方將以前首相謝罪和創建援助慰安婦基金等措施為例，指出這種稱呼是錯誤的。

追究日本侵犯人權惡行

事實上，對於日本在二戰期間強徵性奴這一嚴重

侵犯人權的犯罪行徑，國際社會早就表示了嚴重關注，並作出了相應反應。例如，加拿大國會2007年通過決議案，要求日本為二次大戰期間強迫亞洲婦女充當軍妓一事道歉；歐洲議會2007年在斯特拉斯堡也討論並通過了要求日本對此問題道歉的決議案，並要求其對受害者及其家屬給予經濟賠償；荷蘭議會下院2007年同樣全票通過一項類似動議。

而就亞洲國家而言，目前除了韓國、菲律賓國會通過上述類似議案要求日本道歉外，尚無其他國家跟進(台灣地區也曾通過類似議案)，更遑論在名稱問題上統一選擇何種稱謂的問題。考慮到被強迫當性奴的女性主要來自中國、韓國、越南等亞洲國家，在國際社會高度關注此問題的背景下，尤其是在日本政府「右傾」明顯，復活軍國主義「躍躍欲試」的背景下，作為反制日本的一種有效手段，亞洲國家有必要在此問題上採取類似的統一立場，並在稱謂上改變此前所接受的「日式」定義。

實際上，部分亞洲國家已經意識到「慰安婦」定義的不妥。例如，受美國「性奴」稱呼的影響，韓國政府也表示考慮採用類似稱呼取代「慰安婦」。2012年12月6日，南京大學南京大屠殺史研究所所長張憲文在《南京大屠殺全史》出版發佈會上鄭重提出，「慰安婦」稱呼是從日本軍人角度而言的，而受害國婦女大多為被誘騙或強迫而淪為日軍發洩性慾的對象，因此，應改稱「慰安婦」為「性奴隸」。

事實證明，要防止一個曾經發動戰爭的國家再次成為發動戰爭的「伏地魔」，推動其對戰爭加以徹底反省是必要的。而就日本而言，其欲向外界證明自己係「正常」國家，正視過去並勇於承擔相應責任既是前提也是基礎。在國際社會已經作出有效行動的背景下，亞洲國家有必要統一立場並採取適當步驟，推動日本正視自身在「性奴隸」問題上應該承擔的責任，並對受害者提供有效賠償。